

人生的寓言

——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一种解读

岳阳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00)

摘要:《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后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巧妙地通过设定饥饿艺术表演这一荒诞情节,暗含了艺术创作中两对无法回避和调和的矛盾:一是用饥饿艺术与身体的关系寓示艺术和“物”的矛盾,二是用饥饿艺术家与大众的关系寓示艺术和大众的矛盾。由此表达了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和对艺术追求的努力,也是卡夫卡创作生涯的写照。《饥饿艺术家》因此可看作是一部卡夫卡人生的寓言。

关键词:卡夫卡;饥饿艺术家;文学评论

中图分类号:I52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2-0104-03

A Life Parable: an Understanding of Kafka's *A Hunger Artist*

YUE Yang-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A Hunger Artist* is a short story in Kafka's later writing. There are two contradictions inevitable and irreconcilable implied in this novel tactfully through the absurd plot of hunger performance.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of hunger performance and his body symbolized by the contradiction of arts and materials,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of hunger artists and the public symbolized by the contradiction of arts and the public. Then they express the thought from the essence of art and the effort for the artistic pursuit. Meanwhile they are also a reflection of Kafka's writing career. Therefore, the short novel might be seen as a fable about Kafka.

Key words: Kafka; *A Hunger Artist*; literary review

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写出一系列以艺术为主题的作品,包括《最初的痛苦》《饥饿艺术家》《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等。卡夫卡穷极一生的时间进行写作,对艺术的执着和忠诚让他选择放弃了婚姻,也为此换来了病痛。艺术之于卡夫卡正如呼吸之于生命,写作几乎囊括了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对于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离群索居自我耕耘的那一方天地,他肯定是有着自己的独到之思的。《饥饿艺术家》就是一部寓言,卡夫卡用一个匪夷所思的饥饿表演的故事投注了他对艺术本质的看法和对艺术追求的努力。卡夫卡的写作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注脚。我们说卡夫卡的人生是用来写作的无妨说卡夫卡的人生乃是他写作的一部分,他把整个人生都包含进写作中去。《饥饿艺术家》小说中创造的形象和故事寓意所指正正是他写作一生的情感和深思。所以他在既不能吃又不能

喝的状况下阅读校订《饥饿艺术家》一稿时才会涕泪纵横,“那必定是一种可怕的、不仅是心灵上的紧张,而且是一种震慑人心的精神上的重逢”^[1]。这也是本文选取从卡夫卡的写作生涯角度观照《饥饿艺术家》这篇小说的原因。

一、饥饿艺术与身体

艺术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表现为一种挨饿技能。饥饿表演是艺术,表演的人被称作饥饿艺术家,这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初读小说《饥饿艺术家》首先会遇到的理解障碍。卡夫卡作品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他的这一设定一定包含着某种用意。什么是艺术?我们恐怕很难给它下一个万全的定义。但是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却又可以肯定地指出建筑、绘画、雕塑、音乐等等就是艺术。我们发现,艺术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物”的存

在,艺术承担的理念、情感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物”——石头、音符、画布、颜料等才得以外化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品。但是艺术和“物”的关系远非划分形式和内容,说明二者互相依存这么简单。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时,只有暂时忘却了它的“物”的要素才能感受到它是艺术的。“我们必须忘记一个一个字符,忘记语法构造,达到‘得意而忘言’的境界时,我们是在阅读文学作品;当我们忘记辨析一个一个音的分贝值,我们才能‘听’到流畅的音乐;当我们忘记自己面对的是坚硬的石头,我们才能欣赏大理石的美”^[2]。只有抛却了语法的构造、石头的坚硬、语音的分贝,我们才能纯然地进入艺术欣赏的境界,被文学的世界震撼,感受到雕塑的力量,沉醉在美妙的音乐当中。也就是说,艺术天生地就存在一种对立:“物”和精神的矛盾。艺术离不开“物”而又一直极力地摆脱着“物”。“物”和艺术的这样一种关系巧妙地在卡夫卡小说设定的饥饿表演中得到揭示。“物”和艺术的关系表现为身体和艺术的关系。饥饿是身体对缺乏食物的感知,饥饿表演者不仅要靠身体忍受饥饿更要通过身体展示饥饿。他“身穿黑色紧身衣、脸色异常苍白”,“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3]^[23]让众人观看他的瘦骨嶙峋。但是饥饿艺术又要求艺术家丧失感受,表现得好像完全可以脱离身体的生物局限似的,身体和饥饿艺术又成了完全相悖的存在。卡夫卡由这个设定向我们展示的也许正是艺术的天然困境,艺术的本质是实在和虚无的对立。艺术追求实在之上的虚无,但艺术又必须依赖实在才能够存活。

二、饥饿艺术家与大众

小说内容很简单,讲述了一个饥饿艺术表演家由荣到衰直至最后饿死笼中的故事。他执着地追求自己的饥饿表演事业,在此过程中不断谋求同大众的联系,极度渴望获得理解和认同,却终了也没有实现。小说中还塑造了三类人物:看守人员、观众和经理,在形象地描写饥饿艺术家与他们的关系中表现艺术家与大众的疏离。看守人员负责日夜监督饥饿艺术家以防其偷偷进食,虽然是作为安慰观众的一种形式而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帮助饥饿艺术家完美呈现表演结果的同志和伙伴。可就是这样的人,对饥饿艺术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或者直接坐在笼子旁,用手电筒照着饥饿艺术家或者假意看得很松,引诱饥饿艺术家偷偷进食,但没有改变的是对饥饿艺术都不以为然。经理是

为饥饿艺术家提供表演条件的人。但是他并不是出于对艺术家饥饿技艺的赞赏而是着眼于自己生意人的立场,所以他规定饥饿表演的最高期限是四十天而并不理会饥饿艺术家的表演是否尽兴,并且特意安排了一场隆重的“出笼仪式”。那么在小说一开始那些饥饿艺术风靡时期的热情观众呢,“几乎是突如其来的……有一天这位备受观众喝彩的饥饿艺术家发现他被那群爱热闹的人们抛弃了,他们宁愿纷纷涌向别的演出场所”^[3]^[27]。很显然饥饿艺术同样没能获得观众的共鸣,只不过在当时吸引了他们的好奇心而已。当好奇的事物、喜爱的热闹发生了转移,饥饿艺术自然衰落。但是饥饿艺术家显然一开始并不明白这些道理,人们的不信任使他费解甚至愤怒,越发激起他证明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他想向人证明自己的饥饿艺术不是江湖骗术,而是他真的拥有不同于常人的高超的忍饿本领。要想证明这一点,或许只有展示更强大的饥饿艺术才更有说服力。于是,他开始不愿意在四十天表演期满后离开笼子,他认为自己还可以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他要超越四十天的时间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饥饿艺术的高峰,而这是常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在迎接他表演结束的盛大场面上,“只有饥饿艺术家不满意,总是他一个人不满意”^[3]^[26]。后来他进入马戏团,本以为可以“独行其是”,自由发挥他的饥饿本领再创辉煌,谁料饥饿艺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人再关心他的艺术,他成了通往兽场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障碍。饥饿艺术家并没有在此刻失去观察现实的能力,抛弃了艺术家的高傲和清高,会为兽场招徕的搅扰欣喜,甚至因路人暂时的围堵而激动地颤抖。他已经默认了自己小小障碍的身份。最终他对饥饿艺术的执着坚持换来的不过是死亡,而当身体消失,大众不在,饥饿艺术也早已逝去。饥饿艺术家无法不与大众发生联系,艺术不断超越的要求又会使他与大众渐行渐远,因为艺术表达的是自我,是虚无。正如小说中所言“试一试向谁讲讲饥饿艺术吧!一个人对饥饿没有亲身感受,别人就无法向他讲清楚饥饿艺术”^[3]^[29]。总之,事实到头来不过是证明,饥饿只能是艺术家一个人理解的艺术,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只能是他自己的观众。也许这正是艺术家与大众之间无法弥合的距离。

三、《饥饿艺术家》与卡夫卡

《饥饿艺术家》通过饥饿表演这一设置,深入形象地刻画了饥饿艺术自身、饥饿艺术家和大众这两

对矛盾,体现了艺术与现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给身处其中之人留下一个无法解决的困惑。这份体验也许正是卡夫卡写作生涯的感悟,是他从事写作艺术无法走出的困境。

卡夫卡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家境并不好,因为行商有所收益,再加上未婚妻的一部分资金开了一家时髦服饰用品店。夫妻二人凭着精明能干和辛苦劳作最后拥有了自己的百货商号。父母把生活的重心都放到了店里,尤其是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独断专行,对生意之外的事情从不关心。在这样的家庭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卡夫卡,从小就表现出“懦弱、隐蔽、羞怯、内向的抑郁性格”^[4],并且不擅与人交际,可以说几乎从童年时代开始卡夫卡就割断了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成年之后,他也只和朋友勃洛德和妹妹奥特拉走得近一些。除了晚年因为疾病不得不去外地疗养,卡夫卡整个一生未曾离开过布拉格这块家乡的土地。

对卡夫卡来说,现实加在他身上的东西:工作、婚姻、父亲的理想、一个人按照社会秩序的要求所应肩负的责任……这一切无不使他感到缺乏安全感,并终日沉浸在一种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中无法自拔。唯有借助艺术的想象超越现实,获得拯救。于是,他发现了写作。写作给他的生活带来希望和快乐,是他倾诉心事的对象,也是他孱弱身心的唯一庇护。和写作相遇之后,卡夫卡便把自己的半生心血凝聚在此,自觉地投身于艺术创作。为了追求写作,他弃绝了世俗生活,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存在意义只剩下给写作让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恐怕就是他对自己得肺病的看法:“它只是一种公平的灾祸,但我并不把它看成一种灾祸,与近年来那种平庸的生活相比,它可以是某种甜蜜的东西”^[5]。卡夫卡曾经把自己的病看作是肺与大脑所作的一次交易,因为大脑承受不住诸多压力和紧张情绪而出面让肺一并分担。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他的反应不是悲伤,反而是获得了某种如释重负般的快感。疾病仿佛使他一下子从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各种责无旁贷的义务中解脱了出来,能够

随心所欲地沉醉于写作,沉醉于精神追求的纯粹之中。疾病是卡夫卡生命中的重要事件,他敏感多思的精神气质、写作中对身体的关注无不与疾病相关联,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头疼、失眠、结核病症的困扰,卡夫卡是否还能创作出那些充满疾病隐喻的作品来?疾病成就了卡夫卡的创作,可也是疾病的存在注定了卡夫卡必然短暂的创作生涯。卡夫卡的写作也是极为自我的,几乎与当时20世纪的文坛无甚交流。但是对卡夫卡而言,写作真的就与大众没有关系了吗?难道他不是一直想取得父亲对自己写作的赞同吗?难道他不是因为交流写作和勃洛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吗?难道他不是因为对作品的不自信所以害怕让大众看到他的创作吗?卡夫卡的内心深处同样渴望艺术创作获得大众的赏识,因为这是一旦从事艺术就无法避免的事情。卡夫卡一生致力于写作,写作似乎使他超脱俗世凡尘的苦恼获得解脱,可是身体的病痛、父亲的不解仍然相伴相生,这是写作也绕不过的现实。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卡夫卡才会在晚年时留下遗嘱,拜托朋友烧掉他“无用的”手稿吧。

想必大家还记得小说中饥饿艺术家在马戏团笼子里饿死之前说的一番话,艺术家一直渴望获得大家对饥饿技艺的赞赏,不过他最后却说:“但你们不应当赞赏”,“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1][30]}。这句话从饥饿艺术家嘴里说出,好像一下子推翻了之前所有的结论。这就是卡夫卡的荒诞,艺术家对饥饿的坚持和追求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找不到合适口味的食物而已。在饥饿艺术家死后,小说描写他的瞳孔扩散的眼睛里依然是坚定的继续饿下去的信念,我想这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怎么办呢?如果连饥饿艺术都怀疑,人生的终极目标也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中,这恐怕是他不愿面对的事情。卡夫卡对写作、对人生大概也是这么认识的,所以他才会一直处于一种怀疑、缺乏安全感而终日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吧。

参考文献:

- [1] 叶廷芳.卡夫卡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 [2] 张玉娟.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图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3] 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叶廷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4] 瓦根巴赫.卡夫卡[M].韩瑞祥,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 [5] 默里.卡夫卡[M].郑海娟,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